汉日礼貌表达法异同浅析

徐 萍 飞
(浙江大学 亚欧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从问候语与告别语、致谢语与道歉语、称呼语三个方面对中日文中的礼貌表达法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在礼貌表达上被认为是同出一辙的中日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若不了解其不同之处,就容易造成语用失误。

[关键词] 礼貌表达;问候语;告别语;致谢语;道歉语;称呼语
[中图分类号] H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6-0146-06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Expressions of Politeness

XU Ping-fei
(*Department of Asia-Europ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Chinese and Japanese expressions of politeness as manifested in (1) Greetings and farewells; (2) Gratitude and apologies; (3) Forms of address. It concludes that, despite their shared origin, Chinese and Japanese differ greatly in expressions of politeness.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will lead to pragmatic misuse in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expressions of politeness; greetings; farewells; gratitude; apologies; forms of address

一、引 言

中国有句谚语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日语中也有一句谚语叫"物も言いようで角が立つ"(话要看怎么说,说得不好就会伤感情),虽然说法不同,但是都强调了礼貌语在交际中的作用,说话礼貌与否直接关系到言语交际的效果,交际效果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言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行为得当,效果理想,既能顺利完成交际目的,又能使双方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的交流;反之,则可能导致交际失败,甚至伤害双方感情。

杰弗里·N·利奇在格赖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礼貌原则"[1](pp.97-98)。这一原则,是以利益均衡为标准,以回避不和为目的的。换句话说,当人们的要求发生冲突时,礼貌原则可以起到调节和缓冲作用。礼貌原则运用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交际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能否建立友善和谐的人际关系,它协调着人们的交际活动。

但正如利奇在《语用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礼貌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有明显的民族性,这个民族认为是"礼貌的",另一个民族也许认为是"不礼貌的","这个民族认为是"不礼貌的",另一个民族也许认为是"礼貌的"[2](p.117)。尽管每个民族都提倡礼貌,重视礼貌,但衡量礼貌与否的标准却因该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不同,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导致不同的礼貌观念及表达方式。中国和日本虽同属亚洲国家,都有着文明礼貌的传统,在衡量礼貌与否的标准上大体上较为相似,但

[收稿日期] 2000-06-30
[作者简介] 徐萍飞(1965-),女,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由于文化背景同中有异，事实上在礼貌表达上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别的。

在汉语中，这方面的研究可谓不少。有从静态地去描写的，也有从动态地去描写的，其中也不乏对比性研究，但多数都为汉英对比，很少有汉日对比的。在日语中，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是从言语生活特征出发去进行考察的，较多的是静态方面的研究和计量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对比性研究就比较少，汉日的对比研究就更少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汉日在礼貌表达法上有着比较大的差别，若拿汉语的表达法去套日语的话，就会造成语用的失误，反之亦然。为此，本文拟对汉日礼貌表达法作些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来探明其不同之处，以期在避免这方面的语用失误上有些用处。

二、汉日礼貌表达法的实态

（一）问候语与告别语

中文的问候语大致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客套话，有“你好、您好”“吃了吗？”“上哪儿去？”“幸会、久仰”“久违了、好久不见了”等等。“你好、您好”是最为普遍的见面问候语之一，“您好”为“你好”的尊敬语，一般多见于北京一带。从使用的群体来看，一般多用于知识阶层之间，市井老百姓很少用这一问候语。“吃了吗？”这一问候语很具中国特色，常常成为懂一些中文的外国人之间的谈笑资料。但这一问候语也不是任何什么场合都可以用的，它只能用于非正式场合，并且一般只能在吃饭前后时间才能使用，这是因为虽然它已经成了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寒暄语了，但它毕竟是从“吃饭”这一具有实际意义的词虚化而来的，因此多少还含有字面上的意思。从使用的对象来看，它只能用于同事、同学、朋友等熟人之间，不能用于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之间。“上哪儿去？”也和“吃饭了吗？”一样，它只能用于非正式场合及熟人之间，并且只能在对方有活动的场合才能使用。“幸会”、“久仰”都是初次见面时的问候语，它一般用于很正式的会面，意指“见到你感到十分高兴”、“仰慕已久”。“久违了”、“好久不见了”都是在隔了一段时间后重又碰到老朋友时的问候语，流露出说话人急于见到对方的焦急、盼望的心情。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些问候语已失去了它的实质性意义，它只起到寒暄表情的功能，所以说话人到底是否急于想见到对方，只有说话人自己知道，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知道它。

第二种是“敬称”，这是汉语比较独特的问候方式之一。这种招呼方式，常常用于下级对上级或晚辈对长辈等。例如在校园里，老师和学生相遇，学生往往叫一声“某某老师”就算跟老师打招呼了。在社会上，遇到年纪比你大的熟人，叫一声“老×”作为招呼；在公司里，下属遇到上司，叫一声“老总”作为招呼。这种招呼方式往往仅限于辈分、级别不同的人在路上相遇时使用，它一般不用于正式场合。

第三种是“指事”，即主动打招呼的人特意把对方正在做的事说出来，如看到有人在打网球就说一声“打球呢”，看到客人在看电视就说“看电视哪”，就算跟对方打过招呼了。这种招呼方式多用于熟人之间，一般不用于正式场合。

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二种“称呼”和第三种“指事”是日语里所没有的。日语里的问候语可以说都是一些客套话，但日语问候语的客套话和中文中的客套话不尽相同。日语里表达“你好”的问候语，有严格的时间划分，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こんにちは”（你好）、“こんばんは”（晚上好），中文中除了广播或电视中的播音员用“早上好”、“晚上好”外，一般日常生活中不管在什么时间都喜欢用“你好”。与中文相类似的还有“どちらへ”（上哪儿去？）、“ごぶさたしております、おひさしぶりです”（好久不见了、久违了）等等。日语中初次见面的问候语是“はじめましてどう

ぞよろし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回答要说一句“こちらこそどうぞよろしく”(我才需要您的多多关照)。如上所述,中文的‘幸会、久仰’一般只用于正式场合,而日语的‘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却用得非常普遍。例如张某把王某介绍给李某时,在非正式场合,王某一般会对李某说一句‘你好’,李某也会回一句‘你好’。在正式场合,王某和李某会说‘幸会’或‘久仰’。但在日本不管是正式的场合还是非正式的场合,王某会说‘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而李某则要回答说“こちらこそどうぞよろしく”。所以我们可以说日语的初次问候语‘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相当于中文的‘你好’和‘幸会,久仰’。中文中常用的‘吃饭了吗?’这句问候语在日语中却没有,日本人听到这句话总也无法把它与问候语联想起来,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问他们有没有吃饭,是不是想请他们吃饭。但日语中也有一些中文中所没有的问候语,如‘きょうはいいお天 ですね’(今天天气真好)和‘先日はどうも...’(前些日子实在是……)。在日语的问候语中,“きょうはいいお天 ですね’是用得相当频繁的。日本人在路上碰到熟人时喜欢谈论天气的话语与别人搭讪,对方也只需敷衍一声‘ええ、ほんとうにいいお天 ですね’(是啊,真是个好天气)一类的话就很得体。这一问候语就像中文中的‘饭吃了吗’、‘打球呢’似的,是一种非正式场合的问候语,它也给人一种无话找话的感觉,但它用途相当广泛。中文中也谈论一些有关天气的话题,但一般它不开门见三就用,它常常出现在问候语后面进行进一步的寒暄时使用。“先日はどうも...’类的问候语很具日语特色。日本人在接受了别人的款待或照顾后,待下次再见面时一般会说一句‘先日は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谢谢您前些日子的盛情款待)‘先日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前些日子实在是太感谢了)等以作为问候语。对日语非母语的人来说,往往对日本人的这一问候语表示无法理解,也不擅长使用。而日本人则非常喜欢用。这一问候语以表达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一种连带关系,双方的关系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以前就已经认识的。通过这一问候语来确认与对方的‘关系的连续性’,与对方拥有共同的经历,对日本人来说,这是双方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日本人听不到接受过自己款待或照顾的人对他说一句‘先日はどうも...’类的话,他就感到很失望,甚至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这从下面这段话中就可以得到证实:“在举国国际化路线的过程中,为了弥补日圆升值给各国留学生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影响,我们尽所能款待他们。他们不断发出‘好吃,太好了’的赞叹声,但二周后又见面时,只笑着说‘你好吗?’,根本听不到他们对前些日子款待他们的谢辞,连‘前些日子’的‘前’词都不说。我们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觉得这些外国人多不懂礼貌。”[3](pp.42-49)

正如上面所说,第二种的‘敬称’和第三种的‘指事’这二种中文中常用的问候方式在日语里却没有,所以日本人对这二种问候方式也表示不太好理解。例如我们的学生在走廊上碰到我们的日本专家时,经常会套用汉语的语用习惯,用一句‘先生’(老师)来打招呼,而日本专家不知道叫一声老师就在打招呼,所以每当他听到‘先生’时总会问一句‘你有什么事吗’。而‘打球呢’这一类招呼语也是经常令日本人不解的,当我们说这一句话时,有些人会不解地回答一句‘是的,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正在打球’,显然他不理解这只是一种招呼语而已,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告别语 在分手道别时,汉日二种文化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汉语中除了最常用的‘再见’外,如饭后跟客人告别时一般还会加上一句诸如‘多谢’、‘麻烦你了’、‘打搅了’、‘让您破费了’等等。送客人出门时还要加上一句‘请慢走’、‘有空再来’等,客人一般会说‘请留步’、‘别送了’等等。如朋友或亲人远行,在临别之际,送行的人还会加上一句‘祝你一路平安’、‘请多保重’等以示关心。日语中与中文‘再见’相类似的是‘さようなら’,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中文的‘再见’用于分别时,希望以后再见面”[4](p.291),是以下次要见面为前提的,而日语的‘さようなら’意为‘それではお别れします’(那么我们就分别吧)[5](p.449),是以分别为前提的,所以在分别时,中文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再见’,而日语却不太爱用‘さようなら’,往往根据语境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告别语。

例如在电话里，在要结束通话时，中文往往用‘再见’来结束，而日语却往往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拜托了）等来结束。在要出门前，中文也是互相道一声‘再见’的，而日语却用‘行ってきます’（我去了）、‘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をつけて’（去吧！小心点！）。下班前中文是互道‘再见’的，而日语往往用‘お疲れさまでした’（您受累了）。除此之外还经常用“お先に失礼します’（先告辞了）、“ごめんください’（对不起）、“お大事に”お元　で’（请多保重）、“お邪魔しました’（打搅您了）等等来代替‘さようなら’。中文也用‘我先告辞了”请多保重”打搅您了’一类的告别语的，但中文往往在其后面还会再加上‘再见’的，而日语这些话往往就是在代替‘さようなら’，在其后面一般不再加上‘さようなら’了，这是因为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日语的‘さようなら’是以分别为前提的，所以日本人在与人告别时避免用这个词，而喜欢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告别辞，也正因为如此日语中才有了那么多代替它的词，这对习惯于用‘再见’来道别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大难题。日语中没有类似于中文中的‘请慢走”请留步”别送了’一类的告别语，也没有把客人送到很远的习惯，日本人送客人出门时，一般在正门处客人说一句“お邪魔しました’主人说一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をつけて’后，再互相深鞠躬一下就行了。因为他们没有远送的习惯，所以就不会有‘请留步”别送了’的告别语，而‘请慢走’这一礼貌用语又是令日本人匪夷所思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叫客人慢走而不是快走呢？

（二）致谢语与道歉语

从词汇上来看，中日语中的致谢语与道歉语极其相似，都是‘谢谢’和‘对不起’（日语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和‘すみません’），但在具体使用时却有些不同。中文在致谢语与道歉语的用法上比较规范，想表达感谢之情时用‘谢谢’，想表达歉意时就用‘对不起’，而日语就不那么规范了，日本人在致谢语与道歉语的用法上没有一定的规律，他们在表达感谢之情和表达歉意时都喜欢用‘对不起’，日本人甚至觉得表达感谢之情时光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不够真诚，甚至会给人一种很傲慢的感觉。笔者曾经读到过这样一段文章：一位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的老人，在与人谈到他的工作情况时，除了谈到深夜执勤等工作辛苦之外，还抱怨说现在的年轻人傲慢，不懂礼貌，理由是他们在接过票子时说的‘ありがとう’（谢谢），他说‘ありがとう’这句话不仅不能使他感到高兴，反而让他感到很厌恶，仿佛在被这些年轻人看不起。我想读到这样一段文章时，操汉语的人十有八九会感到很困惑的，不明白这些老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根据笔者跟日本人交际的经验，日本人在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时是用‘ありがとう’的，如收到礼物时，别人祝贺你生日时等，都会很高兴地说一声‘ありがとう’，但在受到别人的服务时，如主人为你倒茶或服务员为你倒咖啡等时，一般喜欢用‘すみません’，日本人觉得用‘すみません’更为谦虚更为亲切，这是因为用‘すみません’表明说话者接受别人的服务感到很‘过意不去’，而‘ありがとう’则是表明自己很‘高兴’接受别人的服务，这样就不难理解那位老者的抱怨了。

在实际使用中，除了上述这种惯用的‘谢谢’和‘对不起’外，还可以通过叙述事实关系和说话者的心情来表达感谢和致歉之情，在这点上中日文有着相同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通过叙述事实关系来表达感谢和致歉的情况。说话者通过说及所接受的利益来表达感谢，通过说及给对方造成不利的事实或自责的话来表达歉意。如向得到过帮助的人表达感谢之情时中文可以说‘长期以来您给我的帮助太大了’，日语也说‘長い間、たいへん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如跟人约好三点钟在某个地方见面的，自己晚到了，向对方表达歉意时，中文可以说“您等了很长时间了吧？”，日语也说‘お待ちになったでしょう？”。如自责的话‘是我不好’“私が悪かったです’也是一样。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叙述自己的心情来表达感谢和致歉之情的情况。说话者通过叙述接

受了某种利益或好意时的‘喜悦’或‘惶恐’等心情来表达谢意,通过叙述因给对方带来的不利或让对方担心而产生的‘自责’或‘请求原谅’等心情来表达歉意。如晚上很晚回家的丈夫,浸在浴缸里,对烧好洗澡水等着他回来洗澡的妻子说‘真舒服!’(日语为‘いい　持ちだよ!’),这句‘真舒服’就是最好地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感谢之情。再如‘我没有脸去见你’(日语为‘君には全く合わせる顔がない’)就表达了一种歉意。

(三) 称呼语

综观汉语的称呼语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姓名类:有‘姓+名’、‘名’、‘老/小+姓’、‘姓+先生/小姐’、‘姓+老’、‘小名’等等。‘姓+名’一般用于同龄或年龄相仿的人之间,如学校里的同学之间、单位里的同事之间就经常使用这种称呼。‘名’一般用于长辈对晚辈或同辈之间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或同事之间,这种称呼比起‘姓+名’要亲切一些。‘老/小+姓’,一般用于地位相仿或相互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如果年龄比自己大就叫‘老x’,比自己小就叫‘小x’。但对女姓,有时为了表示一种亲昵,也有对年龄比自己大的女姓称呼‘小x’的。‘姓+先生/小姐’多用于服务性行业或生意场上,一般不管年龄大小,通称男士为‘先生’,女士为‘小姐’。‘姓+老’一般用于称呼一些非常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或老艺术家,它带有非常尊重的色彩。‘小名’一般用于父母对子女或年长者对孩子的一种称呼法,它带有一种很关切很亲昵的色彩。

第二种是身份类:中文喜欢用身份来称呼人,特别是对身分地位比较高的人,因为身份本身就代表一种地位,一种尊重,所以用身份来称呼就显得比较礼貌。身份类称呼主要有‘姓+职务’、‘姓+职称’和‘姓+职业’。‘姓+职务’用得非常普遍,如‘×主任’、‘×处长’、‘×经理’等似地,对具有这一职务的人不管在正式场合还是在非正式场合,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可以使用。‘姓+职称’也和‘姓+职业’类一样,只要是对具有这一职称的人都可以使用。‘姓+职业’类就用得不像前二种那么普遍了,它一般只限于‘老师’、‘律师’、‘医生’这三种职业。如‘王医生’、‘徐老师’、‘李律师’。

第三种是亲属类:在中文里,年轻人称呼上一辈的人时,喜欢用亲属称谓。如‘大伯’、‘大妈’、‘叔叔’、‘阿姨’等。称呼一般以自己的父母为准,比自己父母大的称‘大伯’、‘大妈’,小的则称‘叔叔’、‘阿姨’。但这种称呼相当复杂,年龄层次和职业的不同,其称呼都会有一些不同。如对知识分子就很少用‘大伯’、‘大妈’这种称谓,一般只用‘伯伯’、‘叔叔’、‘阿姨’。同时这种称呼还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如‘大妈’一词,以前用得很普遍,而现在就不太受欢迎。并且大有被‘先生’、‘小姐’、‘太太’所取代的趋势,特别是在一些服务性行业里更是如此。

日语的称呼语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姓名类,但它与中文的姓名类有很大的区别。它一般有姓(姓名)+さん/くん/ちゃん构成。日语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必须在姓名后面加上さん/くん/ちゃん,‘姓(姓名)十さん’相当于中文的‘姓+名’、‘老/小+姓’和‘姓+先生/小姐’。以‘张敏さん’为例,如果张敏和说话者是同学关系,那就相当于中文的直呼其名:如果张敏是说话者同单位的年长者,则相当于‘老张’;如果张敏是同单位的小辈,则相当于‘小张’;如果张敏是说话者的生意上的客户,则相当于‘张先生/小姐’。くん和ちゃん用法和さん一样,くん一般用来称呼同辈或晚辈的男性,ちゃん用于长辈称呼小孩或小孩称呼长辈,语气亲昵。第二种是身份类,但它能使用的范围没有中文的身份类那么广。日语中也可以用‘职务’来称呼人,但它一般前面不加‘姓’。另外日语中没有中文中有的‘职称’类称呼,而‘职业’类称呼仅限于‘先生’一词,但它只能用来称呼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和律师三种职业的人,这三种职业以外的人被称为‘先生’时,他会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仿佛是在被作弄被嘲笑。第三种是亲属类称呼,但它也与中文有着很大的差别。中文一

般喜欢往大的叫，比如一位五六十岁的女士听到有人叫他‘奶奶’，她会很高兴，而奶奶的对应词是“おばあさん”，如果叫一个五六十岁的日本人为‘おばあさん’，那她可能会一整天都不高兴，日本人会用‘おじさん’（叔叔）和‘おばさん’（阿姨）来称呼。再比如在中文里，同事的孩子一般会称呼你为‘叔叔’或‘阿姨’，而它的对应词是‘おじさん’和‘おばさん’，那么如果你用‘おじさん"おばさん’去叫日本人，那么又犯了很大的语用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一般喜欢用‘おにいさん’（哥哥）和‘おねえさん’（姐姐）。我想这一语用差别主要与中日两国对‘老’字‘大’字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在中国人心目中，老虽然也意味着衰老、但同时也意味着阅历多、见识广，受尊敬。同时中国人讲究辈分，称呼人必须按照辈分来，同事的孩子即子女辈，那就得叫‘叔叔’、“阿姨”，如果年纪比同事大，那孩子就得叫你为‘伯伯’，如果叫‘姐姐’或‘哥哥’，那就相当于在说你是我孩子，这比任何一句骂人的话都厉害，这在中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国人喜欢往大的叫，叫得大就表示一种尊重，被叫的人也会有一种受到尊重的感觉。而在日本在称呼上忌讳‘老’和‘大’，仿佛‘老’就代表着一种无用。另外日本人不太有辈分的概念，笔者曾经读到过题目叫‘和平的日本’的文章，是一位主妇写的，大意如下：去年 10 月，这位主妇（45 岁）当了外婆，她很是高兴，但高兴的同时又为那外孙女如何称呼她而感到烦恼，因为她才 45 岁，觉得自己还年轻，所以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她的外孙女叫她‘おばあちゃん’（外婆）（原文是：まだ若いんだから、おばあちゃんは絶対いや。），然后又想了很多称呼法，如‘パパ’（爸爸）、“ママ”（妈妈）、“大パパ”（大爸爸）、“大ママ”“（大妈妈）、“お父さん”（爸爸）、“お母さん’（妈妈）等，但又觉得这样会和她自己的女儿在称呼上一样而造成混淆，所以左思右想都想不好……看了这样的文章我想中国人十有八九都会觉得这个外婆大脑是不是有问题。而在日本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辈分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在称呼人时与中国的相反，他们喜欢往小的叫。如果不了解这一语用的不同之处，我想中国人和日本人交谈时很可能就会莫名其妙地使双方感到不快。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亲属类称呼语在中文里还往往用来称呼素不相识的人，如一位小学生或中学生等向路过的一位女士问路时，一般会说‘阿姨，去××地方怎么走？”，这种用法在日语中是没有的。日本人不会叫一位陌生人为‘叔叔’、“阿姨’等的。

三、结束语

上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对中日文中的礼貌表达法进行了简单的比较。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在礼貌表达上被认为是同出一辙的中日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特别在称呼语上，可以说异大于同，如果按照中文的习惯去称呼日本人或者按照日语的习惯来称呼中国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不愉快。所以笔者认为从语用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各国的语言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想学好一门外语，除了要掌握该语言的词汇、语法等外，还必须了解其语用功能，否则就会造成语用失误，导致交际的失败。

[参　考　文　献]

[1] 何自然. 语用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2] リーチ. 語用論[M]. 东京：紀伊久国屋書店，1986.
[3] 水谷信子. 日本語教育と言語生活[J]. 言語生活，1988，No436.
[4] 徐玉明. 中国交际辞令[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5] 新明解国語辞典[Z]. 东京：三省堂，1988.

[责任编辑　曾建林]